

奚囊蠹餘卷之二十一

書

上存翁閣老



某頃以表賀闕下因得瞻謁禁中當宮殿
鼎新之秋正天地泰交之際二十年來積習一
旦改觀五百歲遇昌期斯辰允協某質慙桃李
久玷門璫力本駑駘誤蒙鞭策維時歡欣鼓舞
慶幸既倍於輿衷重以折節垂情沾渥更踰於
分誼憶昔盤桓求退寧知天定無難繼今龜勉

不遑翻懼恩私莫副一麾廿載岐路何長數月
再遷亨衢非遠矢心徇馬謹竭力於衰遲未念
甄陶尚益勤於砥礪時惟報謝將言囁嚅遠役
戒程寸心難已草率代候并上感忱伏願 天
助碩德合垣耀而百祉隆長 聖眷同心庶事
康而萬邦寧謐無任瞻仰感戴之至

其二

自晉投秦已歷春夏啣念國恩瞻依台範無時
能忘迺畜縮囁嚅口欲言而不敢上達者將仰

體獎恬抑躁勵士維風至土意寧蹈踈簡之跡而
不忍違肅清之化也今者門下秉鈞軸代絲綸
已朞月矣始馬仁賢正士踴躍以喜繼而儉人
駭愕以懼終之各得其所喜者益堅志飭躬懼
者亦心悔面革今且喜懼兩忘士習定而風俗
回往昔飮聞三不朽之訓門下一身兼之宗社
斯文幸甚然某竊意門下尚有未慊於心者夫
革苗有德而羽檄猶馳安民有政而瘡痍未起
經國費則內外稱賈振軍旅則荆棘滋生誰謂

禁苑容與之嚴旋乾轉坤之運能頃刻而置於
懷乎嘗見居肆之工十人所就一人毀之有餘
十日之所毀未能亟成於一日也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門下既誠心端本矣願優游以需成化
急則煩苦而難齊敢以是代芹曝之獻

其三

恭惟 天篤具良台垣康泰 聖心孚格相道
光明膏澤覃敷均節閭閻征歛廟謨丕振驅除
江海頑冥革土習於既蠱之餘萃民心於思渙

之際勲名不朽治化維新曷任欣忭某踈逖冗
員日惟引領率循錮陋時復懷慚妄意輸溷未
消莫効豈能助嶽織芥空持敢附短牋馳候崇
祉

其四

方竣秋防輒蒙改役久甘狗馬寧辭驅逐之勞
素分拙踈不憚勤劬之補誓圖尺寸夙夜未遑
荐辱恩私慙惶莫措伏念官名廷尉職在詳刑
清欲如淵平瀕似石宜得習律令如朱博秉廉

貞若傳賢庶幾執憲可冀無冤平民亦以弼教
委瑣多過忝竊奚堪卑恭不類釋之誰相引重
經術如何定國自量無裨信雷電之章明不遺
盆覆致陰幽之槁朽亦麗春陽敢不益淬初心
勉期後効叅法比之末議時宣欽恤之仁感知
遇之非常永砥生平之節謹候得代兼程赴

闕摠趨

禁直躬上悃誠

其五

兩領溫諭尋得部檄仰荷慈愛終不惑於讒詞

大造竟并包乎棄物

君天相地等高厚之難

名沃萎沾枯信生成之有自拊心感泣稽首慙

惶念其學術空踈命途蹇薄才非適用行每招

尤一罹往歲煩言已甘退伏再邁茲辰誓言敢

望優容方思初服故山恨嘶環之無日何意積

愆累罪感垂鑑而不疑豈以任賢不二之公誤

採寸長片善抑亦人惟求舊之念私憐益壯益

堅犬馬有知猶懷報效迂愚無似敢昧生平三

十年慎飭陋躬寧渝晚節十五任虛縻厚祿忍

負明恩謹自鐫銘莫申祝頌候代未能離任馳
役預上謝忱外諭密事敢不仰承其人世居河
西離省二千里而遠羈縻夷族部落萬餘衆之
多往頗驕揚今已病廢積勢旣重非可易圖且
密邇疆胡本其種類苟懷異志勾引非難似不
應泄謀於散漫難合妖邪借力於中國烏合柔
脆也頃據川省公移言亦草略無當重大情節
止聽口攀竊恐泛及衆而貽害遠何以安反側
而保生靈卽如某某系出晉之陽曲誤稱漢之
扶風昆弟三人謂爲五子語皆失實事碍施行
鄙言或有可採乞下本兵熟計彼於兩地無不
精詳議定速行寢秘其說不使風聲漏泄致啓
群疑機事稍踈激成他變地方幸甚

其六

前月蒙賜手札不勝感激激方訝時事之殊謂非
聖世宜有已而得報乃知無情之人恣詆譎之
口自棄冠裳之外甘心無忌憚之爲洪水猛獸
莫喻其災北虜南夷寧比其烈孰謂 聖世有

此我師身繫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方今 聖明
眷倚百辟歸心願順群情承一德副 先皇之
付託開維新之泰運勿因私惡之言益堅夙昔
之意天下幸甚大抵人生處世君子當其難小
人處其易前此蒞事之人放言冥行治亂勿恤
欲厭志盈侈然無復顧慮奚危懼之有今也中
倫中度兢心惕慮往苦藏身之不密近增意外
之相傾遭時遘會何積愆難諧平治不偶也可
以想見操存之端端而矣然盛德不孤天祐順信

相道既得斯文在茲普天率土喁喁想見太平
彼蒼寧無意於斯世斯民者耶大疏至三至四
有志之士皆解體功名各思自保此時爬羅搜
剔俊乂者英雲蒸騰舉以赴交泰之會吾師亦
何忍遽棄斯世斯民灰志士之心靳不朽之業
耶幸垂意焉歲運稍早方以得效分毫何意霖
潦驟溢至漂沒百餘艘糧數萬石軍亦多溺於
水前此未有適與妄言會皆非常之災也雖知
貯積不可減額獨念疲乏追賠良苦安得 天

恩俯察特賜蠲豁在部中恐不敢輕議爾

寄冢宰嚴公

某仕爲冗賤久乏功能歲易蹉跎徒慙廩祿頃
奉雍秦之役已及衰遲夙懷兢惕之心忍踈砥
礪獨緣迂愚無術益以質直不阿坐是取憎因
之多口信若人言指謫卽竄逐有餘辜仰賴衡
鑑公明在隱微猶見察蠲彼私惡慈母釋投抒
之疑洞悉物情容光照覆益之下破尋常之議
示殊異之恩使旣涸之鱗沾清波之沃已摧之

朽回大德之生非小非魚龍之再造高天厚地
僅比弘庥莫宣感激之悰願祝崇勳繁祉緬思
報稱之日祇先鏤骨銘心顧當鬱瀟之餘遂抱
虛羸之疾疲馬非無高軒之戀局趣不前倦鳥
欲安故林之棲羽翮難振謹馳短疏敢乞歸田
詞本由衷情非得已仰祈垂鑒終望曲成

其二

頃方且啓申謝卽有論劾之報積行不孚動干
物議取譏乘負貽辱龍門罪死罪死然某之鄙

陋粗率非有加於前而感激振奮不敢懈於後也服役未幾防秋無警竊爲地方慶幸何意新進喜事反謂無事爲怯徒以一人之毀爲據不顧生平之脩積堪憐苛禮責人黨同求勝夫復何言三尺之童猶知有耻某誠不肖亦嘗克勵於君子之塗承誨於大賢之側矣寧能緬顏忍辱詆排至再尚不墜青雲之志邪濟濟在朝罔非夔龍稷契鄙陋如某豈有涓埃可以塵汚海岳敢塵大造垂神無已肝膈情私惟乞優賜歸未盡之忱山中無事不敢忘芹曝之獻也

寄余午渠憲伯

田退保桑榆於兩湖一畝之間幸甚幸甚圖報奉違良久南北渺然不能通問緬憶閩中旦夕晤語歡然忘形雖同賓結誼維均而吾兩人尤相厚善以其攝武平出入之踪跡政務之關白風晨雨夜之追逐兵戈擾攘之憂勞時靡不同門下精明練達博雅弘邃鄙人十不及一迺涵容誨迪使得苟延二載終掩其瑕以及于今皆

至德盛惠何敢諉也頃古原來按關中傾蓋如
故當嘗議洶洶之時既體察其心任棘院使令
之役又憐卹其病槩借維植真若惜涸鱗而亟
欲沃之清波此豈借視於耳信風鼓柁若近世
拘攣之見耶詢所由來皆出謬譽得閒常品藻
之言深信不惑念鄙人何有片善寸長上塵知
愛如此古原之還正防秋遠戍不及把臂青門
遣役代送因附此代候緬想閉戶著書樓真游
藝逍遙物外眇逐逐塵埃之人猶不暇瞋白眼
近作以開茅塞

寄郭一泉督府

及之矧復牽情於毀譽得失之既往者哉望示
恭諭秋防事竣節鉞榮旋范老甲兵素制三軍
之命令公膽畧久宣單騎之威是以數萬黠胡
竟遏南侵之犬豕然且重圍主將克全東伐之
熊羆夾擊僅及於柳門祗清漢界窮追不踰乎
明水何異周師彼鎮靖一矢之亡本期射雉在
廊延千里之獲幸已無禽喜動旌旄歡騰士馬

某夙塵末屬近被餘輝禮宜躬迓遠郊奉揚茂
績適奉傳來成命輒敢遄行敬循自昔之規聊
將不腆之禮專官代獻用表賀忱尚冀照存併
原不備

寄楊朋石中丞

某自束髮誦習孔孟思欲飭行修詞進思徇馬
之功退不失枕嗽之潔視富貴利達藐如也一
入世網浮沉三十年生平意氣銷爍殆盡取嘲
笑於山靈呼馬牛於兒稚譬之馴鶴甘稻梁豢

鹿飫芻梗循除伏枻人見其可侮可賤而不諒
非其所樂悲夫何意高賢獨鑒其隱時時感念
竊聞上書 新皇宜有微言大略足以格心意

善政治昔人所謂剛毅正直守之以寬忠恕仁
厚發之以義要在有所感格非夫倜儻矯異非
常驚詫之論逞辨智以塞言責而已 天閣乍

啓 王心冲融未有定向不當汨以紛紜揉雜
之言是非攻擊之口使玩易淆惑成不繹不改
之習門下歷覽諸凡書疏能無意乎靜思及此

便欲鼓吻嚙毫一效區區而漕務散壞至極殫
精竭力尚無分毫之益寧能伸其意志爲芹曝
之獻附有道之末耶慙悚羨服併切於衷適便
附上興居中夏漸炎惟爲道珍重

其二

西鄙枉辱教札謂有棘寺之擬已而果然代者
數易經年始得釋負再依龍鳳之光叨廁臯夔
之後知皆門下誤憐樸橄雅意栽培感愧感愧
未幾出鎮再領重計寢食不遑未緣布悃預塵

愛念瑤函遠使開示肝膈言本蘭如誼同金斷
鄙陋何敢當然不敢不勉五臺銳意品藻過於
自信所論偏拘誠不盡無然瑕不掩瑜瑩然之
本體自在謝請托絕朋昵不畏貴近不避讒嫉
卓然以世道人才爲已任此其心真切果確可
以質神明貫金石大略舉措當人心快公論嘗
多一二詫異乃其篤信本心或誤中人言又未
有逆耳力攻其偏者以是直行不疑因之歛怨
速謗不得免爾悲夫知人聖哲所難何獨求全

於彼哉略迹而諒其心欲何爲也假令善自爲
計循繩守墨不激不忤奚不相容而必伸其意
志如彼可謂工於謀國拙於自謀已往聞投南
之日值歸德盜起輒爲檄走家僮入賊中諭令
悔禍時賊亂已成家僮竟以遇害平生任事諸
如此類今其歸吳初服故園盡捐物累有超然
物外之意用捨毀譽應無介於其懷亦惟知厚
信之不足爲他人道也

寄郭東野閣老

伏聞年伯捐棄祿養厭世仙遊門下百解衡
式遵典禮某叨辱驥尾詎均猶子荷盼驚遂
役西鄙不能匍匐奔吊積懷未安繼思封崇
階壽臻老耄耄備人間難得之福沐清朝寵異之
恩在老伯固已忻慰重泉命世人賢功垂宇宙
生有鍾鼎之養歿貽竹帛之名在門下復何歎
於純孝也尚冀爲道爲國以禮制情上副
聖皇眷倚之隆下答士民屬望之切

其二

往歲拜謁 禁苑語及被論謂幾欲爲某泣下
某何人也敢當斯誼祗啣結於衷頃見邸報二
三元老皆有煩言事出意外豈此 聖明之朝
人情論議猶紛紛不可齊耶仰而思俯而嘆真
令短氣悽心已聞溫綸留慰辭至再而 聖眷
益隆則知上天有意啓迪 聖心猶將乘交泰
之運垂平治之休也踈逖無已之心惟願五嶽
同其高大一德孚於 聖神勿撓箕穎之思共
翊唐虞之化 朝野瞻望均切非直厚昵之私

也

寄黃司寇葵峯公

某委瑣蹇拙才本不堪致用行復不能隨時蹉
跎冗賤垂三十年中遭宿釁之人橫罹不根之
辱左官入蜀深切慙惶自惟投杼之疑雖慈母
不能釋然於賢子矧分隔於尊卑跡睽於踈逖
者耶服役臺下曾未幾何詎意薦揚之章謬以
充數因之增價遂獲遞遷寔由臺下昭明博大
越拘攣之見秉衡鑑之公誤信而不疑也閩中

期月出荆入棘曾不遑寧式瞻槐府未效寸敬
已又歷晉投秦狗馬之力猶龜勉在途鷄鶩之
翎已厭倦思息終知上負知人之哲矣茲聞榮
躋八座寵並三台振起肅清之風贊翊維新之
化 天眷彌隆台祉駢茂矯首廊廟企仰何窮

寄孫侍御

僕忝辱龍門托知厚於大賢十年矣非特感汲
引之仁受規誨之益若尋常監察藩臬意氣相
投而已寔仰企砥節礪行弘道績文有兼濟之
才而藏之以靜具大受之量而執之以貞蓋中
心悅而誠服竊冀不日躋華陟要將爲世道斯
文慶幸何期道大莫容求全致毀聞報之日真
令驚駭狂叫旣憤滿而難平卒慨嘆而短氣也
頃奉教札始知纒端在彼蒙議有由何言何言
然毀譽無與於身心出處素定於命數達人遠
覽當付之大喙枕泉嗽石攬經綸之具舒吟弄
之襟宣諸詞翰載諸方策所謂不朽之業以彼
易此明公以爲孰軒輕邪僕與鑑川亦嘗被口

語每相對輒取以嘲笑吾兩人者固自相信在
明公能無信此兩人者邪屈於不知已信於知
已古之聖賢豪傑亦僅以自解爾豈以高朗如
門下有不釋然大噉者哉俗吏多冗不盡欲陳
伏惟鑒諒

寄黎樂溪叅伯

都門一別忽焉五祀受桀深情永懷弗諉劣弟
直慙無術拙於處世進咫尺退及盤桓藩臬十餘
年六省所經岐路崎嶇不知凡幾萬里塵緣難

割薄命宜勞每一念至未嘗不懊恨歎息終自
嘲而莫知所裁吾丈高朗明哲當位望之方隆
輒抗疏以遠引何啻鵬搏鳳舉回視鳧群鴈隊
就樊籠甘豢養直霄壤矣此中心愛慕媿服非
敢爲佞也遠隔不知行踪向稽申悃慕承翰貺
依戀彌增惜不能縮地攜手傾倒積累之衷矯
首節鉞川雲時時在望願爲世道斯文順綏多
福

寄李麓南侍御

某材本委瑣行之䟽通冗賤盤桓蹉跎遲暮曩
昔閩藩之役卽已厭苦自棄何幸獲遇明臺曠
度海涵靈心燭照懸不塵之永鑒持有定之瑤
衡表正旌賢繩回瘳惡一時舉措誠快清議而
愜人心矣鄙陋如某何意亦辱龍門是猶愛玉
不必無瑕砒砒亦蒙善價掄材不遺旣朽撲檄
誤登明堂身非木石豈敢遺忘每拊心注念未
嘗不感伯樂之顧信槽櫪之拘激切思奮而猶
惶悚未能也昨聞臺輒紼書都下至則

使車預發僅備旬日之憂竟未及通
左右自是力疾入覲卒卒東歸未幾復撫舊地
時屆秋防躬軀遠戍回思旣晚餘榮寔本當年
汲引懷德揣分益切惓惓遙想節鉞星臨所至
春溫雷厲草樹回錦江之色輝光開玉壘之雲
彼中士民曷勝欣幸某叨忝知厚百倍恒情顧
久遠師資日益錮蔽責任稍重愈見綿薄尚丐
訓言俾得持循黽勉少副心期卽造就彌厚矣

寄楊虞坡冢宰

恭聞令嗣首擢武科喜溢縉紳光增 廊廟文
雄武傑萃集一門此宇宙清淑所鍾 聖世禎
祥希覩可以驗碩德之格於天而積慶之昌於
後矣遠羈嶺表不及摳趨門下又不敢以尋常
禮幣溷瀆惟有欣躍企羨之心囁嚅難已爾某
虛縻厚祿秩滿無績可考又以多病廢事討賊
未即成功皆亟宜斥去仰仗優容題覆兩荷
恩綸曷勝感激又手札責以大義益增跼蹐然
豈敢推事避難忍忘報稱實抱犬馬之疾恐負

重大之寄死無益於事也頃已龜勉東來造舟
募士雖稍稍集終倚俞將率師南下庶勢順力
全數日閩省兵船已入潮夾擊幸而功成則已
萬一賊復西遁即省會雷瓊皆爲危急造舟旣
不可坐費月日舟師不集則將領怯於航海非
得暫借彼中見在之船何以爲目前追逐之濟
計無所出乃敢疏聞先已一面移文彼中知會
議者每謂但練土兵自可足用此所謂三年之
艾在今固當預畜若借力求援以消醞釀之毒

則蕩滌黃瓘之劑又急攻之不容已者也統惟
鑒察

上內閣諸公

歲稟交承即已且啓馳謝入境諮諏時事山徭
海寇縱橫四出獸聚鳥散叛服無常蓋自昔仁
化之所不覃威武之所不籠由來非一朝夕而
於今爲甚則以兵力日薄兵食相湏而頻年財
用匱乏計歲入之數不足以供額設之需卽有
調遣又將何以爲計今海寇之黠莫曾一本若

頃徵三叅將之兵備四萬之費七帥不親統帥
衆將各一其心失律長帥損威虛費欲再整已
無備矣不得已調取西鎮俞大猷前來暫攝東
事頗聞將士歸心賊亦素憚日下理舟航括糧
餉申嚴號令查覈行伍至日將併力滅賊不敢
不殫竭心力仰答明命但茫茫巨海追逐良難
成功與否不敢逆覩也某未諳軍旅况值衰年
竊恐懷恩圖報之心不勝罷憊委靡之氣貽譏
負乘慙負任使此某所爲薰心刺骨廢寢忘食

遑遑莫知所措者也尚望廟謨指授使知遵承
幸甚

其二

某入境暫止肇慶專意東方二旬後乃抵蒼梧
祇承 明命恨不朝滅賊而夕就食顧事有難
於猝效未敢刻期也兩廣軍務大略藉兵於西
資糧於東東素無兵西兵又不習水戰故前此
驅而出海者皆懦弱不教之人三叅將各自爲
謀原無紀律總兵官遠在潮惠漫不綱維曾前

醜類本吳平之黨雖終有出沒波濤艦舸之
間尤極便捷以此素怯之氣加以不齊之心當
彼慣嘗之雄共出必死之命其爲勝負不待智
者而知兩被折挫悔何及已今俞大猷已至計
欲萬全前轍是戒但須假之月日將爲不可勝
以待之日下整搦舟師度賊又將東驚隨所向
往嚴督併力視後舉爾某臨事無策極知非才
惟有朴忠天日共鑒伏惟憐察

其三

待罪南粵憂危移日習見時艱詢訪故事信嶺
表自爲一天風聲氣習曼異他處人嘗謂兩廣
盜如落葉隨掃隨落蹊徑無光潔之日真切喻
也良由滄海渺茫林箐深遠易以伏匿難於驅
除人本恣悍株引勾連一呼四集又聚散倏忽
暮而剽掠不知其爲民朝而耕犁莫辨其爲盜
何忌憚而不爲然自明興以來假借名稱雄肆
山海者幾十百人矣卒罹鋒鏑正典刑小者捕
滅大者征誅率無苟延五七年者而卒不戒則

其性其習信殊異不可解也方今東省山獍水
寇縱橫雜遝雖殺戮無虛日而亦不知畏其充
點悍者曾一本頃緣主將不統兵偏裨持異見
我軍氣惰虜得長技失律喪師本自輕敵寡謀
非必賊有勝筭也此時聞巴東驚潮陽本賊故
穴俟其定泊然後可圖俞大猷力任其事將士
舟航稍稍整搦一鼓成擒尚籌畫於萬全之後
度此金魚鼓鬣終當就烹不足櫻 廟堂之慮
但西省亦苦山賊俞將之東也議者謂爲耘人

之田意不甚愜不知大征之費非二十萬不可
近歲軍門糧餉不足供額設之兵二省貯積皆
匱無已將請發內帑審時度勢尚落落難合
斟酌緩急豈敢顧彼遺此蓋撫按各有所重總
督兩地關心意見不能盡投也至如嶺南有始
興二源遺孽嶺西有羅旁淥水負固府江有兩
岸峒寨出劫海上有林道乾輩數夥妄意好生
惡死人所同心此輩誠愚豈無一隙之明亦由
互相疑畏招者每誘而殺之縱欲悔罪向化不

可得今將責成合屬覓取間諜之人往示朝

廷威德又值新皇赦宥萬方無論盜賊獍獍

悉聽撫處爲兵爲民各適其願深山窮谷自安
耕鑿者苟無犯於地方悉不加征遠近並許自
新開誠布公深懲既往貪功殺降故習稍稍有
見信來降者縱不盡然姑以養威蓄銳俟恩信
旣行察擇強梗間一出擊卽力併事專庶可示
警是或一道也頃聞譚二華有薦進俞大猷其
事之疏此時方區畫勦賊將士帖然心服賊黨

畏龍言未降一月以來鼓舞招來漸可幾望成效
蓋其人久習水戰老猶矍鑠若即取去則有臨
敵易將之忌地方益無所恃縱使郭成倅至安
能遽諳地利得人和如此賊益蔓延不可收拾
矣展轉思惟萬不得已具疏但乞暫留終此曾
寇之役必不乂淹以妨京營大計也伏乞垂察
百凡更望指示迷惑俾得持循某勉策駑鈍終
非素諳未效涓埃忽忽頓衰多病伏惟憐察歎
悃延佇言頓不任瞻仰

奚囊書齋餘卷之二十終

刻奚囊蠹餘序

古之為詩人人而能言之初無顯名
之家下至閭巷田野之賤其所歌者
往往感發聽聞而關乎政教故季札
能言列國之風亦以所言出乎性情
攷驗者有所因而辨其俗此道變於
漢以下其間騷墨之徒擅材爭驅體

法顓門以詩賦名家者接武而起其
病在挾竒挾氣傲世調俗嘲侮造化
題品萬類使後來之儁希附流風引
脰掉吻睥睨叱咤甚至準體肖字抵
掌優孟履亨順而有餘悲富盛年而
傷搖落槩於詩家之道未得其似先
得其病然此惟材高者有之而近習
尤甚故昔人評詩上下千年間獨無
憾於晉之陶潛非謂其言出性情而
有古詩之遺耶今讀

大司馬元洲張公之集必知其為有
德者之言矣蓋公夙稟異質書無所
不窺奮迹東南裒然為人士之冠冕
釋褐以還逾三十載足跡所窮幾遍

天下所至輒以道德文章為陶士宜
民之具其雅操大節不能與世浮沉
宜其德性之醇深而言之可觀如此
今集中所載群體派分而殊貫嘉言
颯發而霞舉短章大篇成聲合節自
漢後諸家所以名世者無不會其精
駁以鎔裁於無迹若廼雕擬不施性

靈洞見方諸元亮天趣雖同而制作
之該備遘會之昌隆勛名之駿烈又
元亮所不能兼者昔王維柳宗元卓
然為天寶貞元之鴻筆聽其言非不
瀟遠有致惟名檢凌遲而言有餘辱
如公之因物寓言因言明志不惟不
蹈材高者之病即古今能言之士何

以加之竊謂公詩不當與櫛字釘句
刻鵠效顰者共論直當追三百篇而
嗣其響使千古之下知言者起想見
公之德業必於斯集乎攷驗矣公今
開府二廣總文武之憲綏馭既暇出
次往作莊大叅應禎偕夏僉憲道南
謀佳胤請梓而傳之歆與功烈並永

顧佳胤識陋無以窺測閔深居嘗獲
公隻語寸墨藏之甚珍不意今日縱
觀武庫之富而更得托一言於簡末
佳胤之生豈徒也哉

廣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銅梁張佳胤
頓首謹序





